

藤萝花落

京梅 著



藤萝花落

京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藤萝花落/京梅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02-003058-0

I. 藤… II. 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459 号

责任编辑: 龚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4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5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0.00 元



作者像

主要人物关系表

恭亲王奕訢——道光第六子，清末军机领袖。

瓜尔佳氏——奕訢嫡福晋，大学士桂良之女。

薛佳氏——奕訢侧福晋。

王佳氏(檀心)——奕訢侧福晋，雨儿之养母。

竹佳氏(小瀛)——奕訢外室，雨儿之生母。

石佳氏(彩雯)——奕訢庶福晋。

张佳氏——奕訢侧福晋，生第四女(早殇)。

刘佳氏——奕訢侧福晋。

雨儿——奕訢之女，小瀛所生。

荣寿大公主——奕訢长女，瓜尔佳氏所生。

载澄——奕訢长子，瓜尔佳氏所生。

载滢——奕訢次子，薛佳氏所生。

载潢——奕訢第四子，刘佳氏所生。

郎小山——民间郎中，云游道人之徒，后与雨儿相恋。

那尔苏贝勒——僧格林沁之孙，雨儿额驸。

司徒剑——清廷公派留美学子，后爱上雨儿。

赫德——英国人，以雇员身份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雨儿追求者。

额昌——瓜尔佳氏之侄，曾向雨儿求婚。

斐莫氏——载澄嫡福晋，大贵族文煜之女。

芙蓉——芙蓉馆娼妓，与载澄相恋。

伯彦讷谟祜——僧王长子，那尔苏之父。第二代博多勒噶台亲王、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

孤烟——那尔苏收房之妾。

雪夜——那尔苏收房之妾，后晋侧夫人。

尹青——郎小山师弟，太医院御医。

敦叙——兵部员外郎宗韶之长子，司徒剑同文馆学友。

小晴——雨儿贴身侍女，后被那尔苏收房。

黑丫儿——雨儿房中粗使丫头，后嫁郎小山。

嬷嬷——雨儿自幼的奶娘。

绯儿——瓜尔佳氏之陪奉。

崇寿——恭王府二管事官。

玉海——头等护卫，奕訢之贴身保镖。

小成子——王佳氏使唤的小太监。

兰芯——恭王府昆腔班台柱，彩雯之兄。

孝和皇后——嘉庆第二位皇后。

道光(旻宁)——清入关后第六位皇帝。

孝全皇后(钮祜禄氏)——道光宠后，咸丰之母。

孝静皇后——道光宠妃，奕訢之母。咸丰五年被晋为皇太后。

咸丰(奕訢)——清入关后第七位皇帝。

慈禧太后——咸丰宠妃，同治生母。

醇亲王奕譞——道光第七子。光绪本生父。

悼亲王奕諲——道光第五子。

同治(载淳)——清入关后第八位皇帝，慈禧所生。

阿鲁特氏——同治皇后，侍郎崇绮之女。

李莲英——慈禧贴身太监，内廷总管。

姚宝升——太医院七品御医，后为慈禧宠爱。

光绪(载湉)——清入关第九位皇帝。

中国北京前海西街十七号，恭王府东院的多福轩前，生长着一架巨大的藤萝。每逢初夏，那盘覆缠绕的古茎上便生出许多椭圆形的蔓叶，紧接着，羽状的绿叶之间又开出一串串淡紫的小花，虽难称艳丽，却别具丰神。到了酷夏盛暑之时，藤萝架翠瀑般蓊郁的凉荫已将那五开间硬山灰筒瓦式的古屋遮饰得不透“滴阳”。据说，1860年的秋冬，在这个墙壁上挂满“福”字的客厅里，大清国咸丰皇帝的胞弟恭亲王奕訢曾经忍辱负重，接待过英法联军的谈判代表……

藤萝花虽然清雅，花开的日子却属短暂，盛夏的夜晚，当凉风骤起，枯零的紫骸，默默飘落石阶玉砌，香雪般的凄美幽伶。来年春末，尽管花儿会重开，然而，相比起落寞的日子，毕竟也太短太短……

引 子

同治四年，一个初夏的黄昏，天空布满雷雨欲来的迹象。一辆红檐、红帙、金顶，带流苏的朱轮轿车^①，由前海河沿急急南行，过李广桥，经慧果寺，驶入了清水桥胡同。

两名十三四岁青衣打扮的小苏拉^②扶车而行；轿车的左前方，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太监骑马随行；两辆蓝布帙子的小鞍车^③紧随轿车之后；再后面是两名骑马持枪的护军；恭王府的头等护卫^④玉海在这一队人马的前边开道。

车队行至定府大街与龙头井胡同交汇处一座青石桥附近时，天上的雨点子开始稀稀零零地落下来。领头的老太监连忙催促驾御红帙轿车的车夫将驾辕的骡卸下，牵至一旁。之后，玉海和老太监下马，坐在小鞍车里的玉海媳妇和一个嬷嬷也下了车。两个扶车的小苏拉便一起上前挽起车辕，将轿车拉过青石桥，拉进了紧贴清水河的恭王府西南角的阿司门^⑤。

京城多泉水，源于西山脚下的诸多眼甘泉，绕出瓮山后，汇为昆明湖。昆明湖水迂回向西南行数十里，流向北京城，是为高

① 轿车：一种由骡子驾辕的车，车帙呢制，三面有窗，因其车顶的形状与轿顶相同，故称轿车。并非现代意义的“轿车”。

② 苏拉：满语音译，意为闲散。此处译作王府里干粗活的杂役。

③ 小鞍车：也是一种以骡子驾辕的车，车帙以蓝布制作，车身较小。在王府中一般为女主人的贴身仆妇、丫头乘坐。

④ 头等护卫：即担任保卫职责的王府官员，一般头等护卫官级为三品。

⑤ 阿司门：清代亲王府第的规制，一般都坐北朝南，在院墙东南、西南角上各开一个小门，名东、西阿司门，阿司门内俗称狮子院，狮子院正北居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府大门。

梁河。及至西直门，注入护城河，环绕京城。护城河在德胜门附近分出一股水流从汇通祠旁的城下水关流入城内，汇为积水潭（即什刹西海）。西海之水缓缓东南流为清水河，至德胜桥一带渐显寒瘦。过德胜桥往东便是什刹后海，但清水河却并不直接注入其中，而是与之比肩东南，至灵官庙北，忽奔正南，沿恭王府西、南围墙折转向东流进什刹前海^①。然后，才辗转北还，经银锭桥回注后海……悠悠清水河，蜿蜒五里，碧浪绵潺，与古老的海子共同环护着美丽庄严的恭亲王府。

车子进入西阿司门后，并没走那座怒守两只石狮子的三开间大红门，而是由东侧的旁门进入二门，然后拐进东夹道，沿路北行，再向东拐，便到了府邸东边最后一进院子的垂花门外。

身着便装的恭亲王奕訢冒雨伫立在那里，似乎就是在等候这一行人。

奕訢中等身材，着一件湖色漳缎长衫，外罩金色巴图鲁坎^②，青缎薄底鞋。他前额生长得饱满而宽阔，鼻梁峻挺，眉目清秀，一望可知是一个十分精明的男子。但此刻，他端庄而持重的神色里，却分明是掩含着一种深深的寂寞与无奈。

随车的侍卫、太监人等急忙向前请安；两名小苏拉打起轿车上的纱帘，便有两个丫环过去搀扶着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少妇下了车。那少妇高挑的身材，眉眼秀气，姿态平和，着一件雪青色宁绸镶蓝缎边的旗袍，紧翘两把头^③，脖颈之间系一方豆青色的

① 当时，前海之水除回注后海外，还向南经西步粮桥入海墙注进北海；向东过地安桥至东步粮桥注入环皇城的玉河。

② 巴图鲁坎：一种式样特异的坎肩儿，分前后两片，在项下两肩处联以一行横纽扣。巴图鲁为满语音译，意为勇士。

③ 紧翘两把头：旗家妇女所梳两把头式样可分为紧翘两把头与拉翘两把头。翘，即指两把头上部两端扩张部分，紧翘即为小翘；拉翘则为大翘。

三尖绢子^①，怀中抱着一个用水红色绸缎小被包裹的婴儿。

少妇缓步走到奕诩面前，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搭在大腿上，便要请下安去。奕诩赶紧扶住道：“看冷着了小孩子，快先进屋去说罢！”少妇便抱着孩子，同奕诩一处进了院儿。

院中的正厅名乐道堂，是一幢五开间硬山灰筒瓦的房子，三明两暗，金砖墁地上罩着桐油，光可鉴人。各房之间有硬木雕花落地罩及栏杆罩隔开。西边的一暗一明，分别为贮物室和奕诩接待亲近朋友的地方；东边则是他的卧室和起居室。起居室靠南窗处，有一铺大炕，平日，奕诩便在这里喝茶、吃早点。

少妇将孩子放置在铺设大红西洋毯、秋香色金钱蟒坐褥的炕上，便连忙回转身子给奕诩请安。奕诩赶紧接道：“有劳你了，檀心！”

那红绸小被里，包裹的是一个瘦弱的女婴，看起来只有一二个月大。当奕诩与这个唤作檀心的少妇一同打开裹她的小被时，那小小的生命正闪动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飞转流盼”。奕诩双手撑着炕，俯下身去看她，她便也看着他。四目相视，彼此仿佛是端详了许久，女婴突然哇哇地大哭起来，似是向生身的父亲倾吐着“生”之苦难；刚强的奕诩再难控制他从不轻弹的眼泪，握着那女婴往空中乱抓的小手，无声地饮泣起来，泪珠儿一行行滴在她青灰色的小布袍上。

檀心急忙上前抱起那孩子，一边拍着，一边劝慰道：“王爷，这孩子虽然命苦，不是还有王爷您疼她么！再者说，奴才一见就欢喜她，王爷若真肯赏奴才照看着，虽说是比不上亲额娘，也断有不了什么差错的，即便是委屈了奴才，也不能委屈了她。王爷

^① 三尖绢子：女子着旗装，系在脖颈之间的一件装饰物。只因它比普通绢子少一角，形为三尖，故称之三尖绢子。

您就宽了心，好生仔细着身子才是。”

那孩子在檀心怀里止住了哭声，她便托起她的小身体，让她侧歪着冲奕沂道：“给阿玛请安，劝阿玛保重身子。哟，王爷您瞧，她就跟懂话儿似的！她可真够俊的呢！……”

奕沂终于也止住了眼泪，从檀心怀里接过孩子，轻轻地亲吻她那滑嫩的小腮。一时，他抱紧了小女孩，默默地坐在炕沿上，神思似乎沉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雨，越下越大。奕沂凝视着女婴的小脸儿，喃喃道：“生她的那天就下雨；又赶上这么个雨天儿回家来，就叫她‘雨儿’罢！”

“‘雨儿’？真是好听的名字！”檀心沉吟了片刻才又道：“王爷，她，她就叫雨儿么？”

檀心是个善良的女人，却极有心计。奕沂当然听得出此话的弦外之声——那是问他这孩子的身世是公诸于众，还是隐瞒下来，以她养女的身份出现。几天前，她曾这么向他建议过。

奕沂抬起头，凝视了檀心好一会儿，才一字一句向她道：“当然是——爱新觉罗·雨儿！”他的眼睛里，突然没有了忧伤，并且流溢出一缕激动与自豪的光彩，“我已经对不起她额娘了，哪儿能够再委屈了她？福晋那边自有我承担着，你就放心罢，不但雨儿，就是你也万不能委屈了的！”……

风住雨歇，爱新觉罗·雨儿在她阿玛坚实宽厚的怀抱里睡熟了。

奕沂轻轻地把她交到檀心怀里。一瞬间，他郑重向这位陪奉^①出身的庶福晋^②拱手道：“檀心，雨儿交给你，我替她额娘

① 陪奉：随嫁而来的女仆。

② 庶福晋：清制规定，王之嫡妻称嫡福晋；已受封的侧室称侧福晋；未受封之侧室称庶福晋；另有未经正式收房之妾称为姑娘。

拜托了！等雨儿长大，她也会感念你的恩德！”檀心见奕沂如此，也顾不得怀抱着雨儿，慌忙跪倒在他面前道：“以奴才卑贱之身，蒙王爷不弃，收在房里这些年，却没能添上一儿半女，今王爷肯将这小格格让奴才服侍，可不是对奴才的恩典？奴才岂敢再领受这样的大礼！求王爷莫要折杀了奴才罢！”

奕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边伸出手扶檀心起来，一边悄声在她耳边调笑道：“如今，这屋子里头只有咱一家三口儿，哪儿来这许多的奴才？看凉着孩子，凉着了。今儿晚上雨太大，你们娘俩儿都甬过去了，快叫那嬷嬷^①上来，抱她东屋里睡去吧！”……

① 嬷嬷：即乳母。

1

恭亲王奕訢，是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国以来的第六代君主宣宗成皇帝——即道光帝的第六子。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丑时（即1833年1月11日）诞生在紫禁城启祥宫后院的乐道堂。以他的才能与天分，原本极有希望恪承大统的。

当奕訢来到人世的时候，他前面的三位皇兄，皇二子奕纲、皇长子奕纬和皇三子奕继已经先后夭折。三位皇子的丧失，特别是已经成年了的皇长子的亡故，对于将及天命之年的道光的打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皇四子出世之后，微服进香的道光皇帝，在柏林寺^①内，与一位自称惠缘的云游高僧不期而遇。惠缘看出眼前的香客乃九五至尊，并且一语道破其忧烦所在。道光心知遇见了高人，遂不惜屈尊，拱手求教。惠缘乃道：“纬、纲、继三字俱犯绞丝，岂不知人儿去了，空遗万缕烦恼丝，不若竟以言字旁命名四阿哥，则江山血脉始得延祚。”道光对惠缘的话深信不疑，遂以“訢”字命名四皇子。说也怪异，如此一改，果然就保住了以后的六位皇儿。

奕訢的降生，无疑又给盼子心切的道光，增添了莫大的欣慰，故赐名曰“裕”……

道光十七年，元旦刚过，不满五岁的奕訢，便在一个钦天监择定的良辰吉日的早晨，由总管太监陪同，进入乾清门北侧的上书房开始了他的学子生涯。

天资聪颖的他，虽然比四皇兄奕訢、五皇兄奕諝都晚入学一

^① 柏林寺：明清时北京八大寺庙之一，位于今雍和宫之东。

年，但是，这个差距却很快就消失了。几年的功夫，他在蒙师贾桢的严格教导下，熟读了《资治通鉴》等诸多经史，并且精通了吟诗作文；其书法更是日见功力，大有超越父皇道光之兆象，当然更在奕訢等诸位皇兄之上。此外奕訢的武功骑射亦十分出色，尤善舞刀；至于满蒙语文亦渐渐熟稔精通。

对于这个文武双全的六阿哥，道光的确是发自内心地满意，甚至不无偏爱。可是，身为帝王的他，对皇子们的爱恶是不能够轻易表露出来的。

早在雍正元年，世宗雍正汲取圣祖康熙因预立太子造成父子失睦、兄弟相残的惨训，召诸王大臣等商议：“当日圣祖为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殫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世宗所订之计便是“秘密建储法”，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进行长期的考验与观察后，暗中拟定一人承袭大统，并以朱笔亲书其名，一式两份，放在大小两个建储匣内封好。大匣藏置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小匣则由皇帝收藏携带。俟皇帝病重将崩，由御前重臣共同拆启锦匣，并且当众宣布传阅，皇帝崩后，获书名的皇子遂遵遗旨践祚称帝。由于秘密建储法避免了父子兄弟之间剑拔弩张的争斗，故雍正朝后，便历朝相承延袭下来。

道光二十六年，年迈的道光皇帝龙体渐衰，立储之事迫在眉睫。此时，皇四子奕訢、皇五子奕詝都是十五岁，皇六子奕訢十四岁，皇七子奕譞六岁，皇八子奕詒两岁，而皇九子奕詝仅有一岁。显然，由于年龄的关系，道光只能在三个年长的皇子中选立嗣子。但是，这年的正月初五，他已经降旨把粗拙的皇五子奕詝过继给了嘉庆帝的第三皇子和硕悼恪亲王绵恺为嗣子，那么剩下的选择无疑只有奕訢与奕訢两位皇子了。

从理智上讲，道光明白应该选择奕訢。奕訢深沉稳健、果断

聪睿，且文韬武略具在诸位皇子之上，若要大清江山稳固，就该毫不犹豫地选他。可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道光又倾向于奕訢，这其中有一段难言的隐情。

奕訢的生母钮祜禄氏，即孝全皇后，是三等承恩公颜龄之女，性情高雅，聪慧绝时，不惟姿容秀丽，并且擅长诗词舞乐。幼年时，她曾随颜龄在苏州为宦，生活了多年，故性情之中颇染些江南女子的风韵。有清宫词一首赞咏她：“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

道光初年，比道光皇帝小二十六岁的钮祜禄氏入宫，立即赢得了“帝心专宠”，由全嫔而连连晋封为全妃、全贵妃。道光十三年，道光的第二位皇后佟佳氏，即孝慎皇后去世，钮祜禄氏晋封皇贵妃，次年便册立为后。

此时，嘉庆皇帝的孝和皇后仍然在世，她十分不满意这位“风骚轻佻”的儿媳，觉得她性情妖冶，貌不端庄，不足以正位中宫。每每瞧见旻宁因被这位“妖后”迷惑，而与她百般恩爱，乃至言听计从的样子，老太太便由不得怒火中烧。她时常在旻宁面前发泄不满，并多次劝他废后另立。这旻宁虽说是一个极孝顺的儿子，奈何却对钮祜禄氏痴情难断，他后宫妃嫔虽众，亦不乏美貌佳丽，只若钮祜禄氏这般善解风情的才女却无，哪里就忍丢开呢？于是，便以大清祖制，三位皇后以后不能再立为由，婉拒了孝和皇太后之命。

其实，对于孝和皇太后这样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妇来说，存有这种心态亦不足为怪。只要是深得皇帝——丈夫——男人之雨露滋润的钮祜禄氏肯略施“变通”，装模装样、假仁假义地哄一哄这位深宫寂寥的婆婆，让她得获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幸的是，这位极擅风情的绝色皇后，却偏不擅长“此道”，她自谓身居中宫，却时常无故遭逢皇太后的指摘挑

别，已属屈辱，哪肯再去奉迎？于是，婆媳二人的矛盾便愈发地不能调和。

这日，道光帝在交泰殿排筵，为孝和皇太后庆贺六十五岁寿诞，诸位公主、皇子以及静贵妃、和妃、祥妃等俱都前来贺寿，一时间，花团锦簇，笑影生香，承欢在平日里孤寡寂寞的孝和皇太后膝前，让老太太深感儿孙满堂的幸福与快慰。可是，当静贵妃率领众妃嫔行贺寿大礼时，老太太却突然发现皇后没有来。联想起那位钮祜禄氏平日里一副冷冷淡淡的轻狂样，顿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恼怒打从老太太的心里头进出。然而，这毕竟是她大喜的日子，当着诸多拜寿的儿孙们，她不好追问，更不便发作。

道光帝深悉母后的心思，赶紧命静贵妃将皇后所写贺寿诗献上。哪知，太后看过更为不悦道：“女子以德为重，德厚才能载福，若只摆弄一点才艺，恐非朝廷之福。”道光听见，也不好说什么，惟不再言语。

实际上，这些天来，钮祜禄氏一直病着。幼年时深得阿玛宠爱的她，性情里既有蔑视陈规不拘小节的一面，也有过于精细多愁善感的一面，自她正位中宫的几年，孝和皇太后的敌视、挑剔；道光皇帝的寡断、薄情（至少她这么以为）都让她深感抑郁，久之，竟染上月水不利之症。道光多次宣御医进诊，只说是过分的劳心伤气导致血虚，并非什么大病，用牛膝散一方：牛膝一两、桂心、赤芍药、桃仁、延胡索、当归、牡丹皮、川芎、木香各三分，研末儿，每于进膳前以温酒调服。因久不见愈，又换红花当归散、白薇丸等，仍不十分见效。

太后寿诞这日，正赶上钮祜禄氏饮食乏味，腰腹疼痛，实在没精神上交泰殿贺寿去；加之想着这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儿，就过去也必然招致太后不悦，更加没了去的心境，她实在是很怕见着那位“刁钻古怪”的婆婆。道光当然明白其中的缘故，但皇后既